

族語詞典 的編寫與展望

民族言語辭典の編纂と展望

The History and Outlook of Editing Dictionaries of Aboriginal Languages

文 | 李台元 (本刊編輯委員)

圖 | 編輯部

詞典是對詞語提供音韻、語意、例句、用法的工具書。由於漢字是方塊字，有字和詞的區別，一個詞往往不侷限於一個字，因而在漢語裡有字典和詞典的嚴格分際。對於原住民族語和其他外語而言，均是以詞為單位來編寫，故應稱「詞典」。本刊除了原書書名的引用以及撰稿者的特殊選用之外，一概以「詞典」通稱。

詞典的編輯通常需要長時間的累積與不斷地修訂，台灣原住民族語言的詞典也是如此，大多歷經了半個世紀以上的奮鬥，從過去的各自編寫，到後來政府的整體資助，各族各教派的神職人員，以及外國學者、本國學者、本族人士的長期努力，發展出不少詞典，初步統計共有23語80餘種版本。這些詞典由於不同的時代背景與需求，具備多樣化

的特色，對於原住民族語言本身，提供了相當重要的幫助。近10年來，由於本土語言受到重視，族語詞典的編輯成為民族運動，一直帶動著民族語言的發展。

戰前的雛形萌芽

台灣原住民族語言詞典的出現，最遠可溯及荷蘭時代，曾經出現過零星的西部平埔諸族語言詞典，例如法佛朗語 (Favorlang) 和西拉雅語 (Siraya) 等。

族語詞典的大量出現，從日本時代開始。日本官方與日本學者所編纂的詞典，包括「詞彙表」和「語集」。例如：飯島幹太郎 (1906) 的《鯨蕃語集》、森丑之助 (1909) 的《ぶぬん蕃語集》、台東廳警務課 (1914) 的4種蕃語集 (阿美、魯凱、卑南、雅美)、佐佐木達三郎



插畫設計illustration：陳立君

◎台灣原住民各族語言詞典出現年代一覽表◎

	族語	1650-1894	1895-1945	1946-1990	1991-2005	2006-
1	阿美		○	○	○	○
2	泰雅 (2種話)		○	○	○	○
3	排灣		○	○	○	○
4	布農		○	○	○	○
5	魯凱 (3種話)		○		○	○
6	卑南		○		○	○
7	鄒 (3種話)		○		○	○
8	雅美		○		○	○
9	賽夏				○	○
10	噶瑪蘭				○	○
11	太魯閣		○	○		○
12	賽德克		○		○	○
13	撒奇萊雅					○
14	邵				○	○
15	巴宰 (2種話)				○	○
16	西拉雅	○				○
17	法佛朗	○			○	

(1918)的《北蕃語詞典》、馬場藤兵衛(1931)《タイヤル語典》等，大多是因應警察等官員查閱與學習的需要，係以日本語排序，且使用片假名記音。

李壬癸教授曾指出，這些詞典以小川尚義(1930, 1931, 1933)的《パイワン語集》(排灣語集)、《アタル語集》(泰雅語集)、《アミ語集》(阿美語集)等3本袖珍詞典評價最高，不但以國際音標記音，較為精確，可信度也最高。小川尚義所編的《台灣蕃語蒐錄》(2006年李壬癸編輯補訂後重新出版)，則是一部比較詞彙詞典，共蒐錄了163種語別(包括語言和方言)，286個詞項，依據語意做分類，富有學術價值。

戰後迄今的變遷與特色

戰後的詞典編纂，隨著本土語言地位的發展，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。第一階段是1950-1990年，本土語言受到壓抑，詞典產量不大，編寫者以外國語言學者和外國神職人員居多；第二階段是1991-2005年，本土語言漸受重視，尤其是學校開始提倡族語教學，甚至於2000年正式納入課程，各族的現代的詞典開始出現；第三階段是2006年以後，隨著書寫系統規範化，以及九階族語課本於2006年編輯完成，各族迫切需要符合教學需求的詞典，加上行政院原民會的經費挹注，各族詞典編寫與修訂更為蓬勃，許多過去未曾出現的語言詞典也開始進行編纂。

1990年代以後，詞典的數量大幅增長，本族人士也陸續嶄露頭角。例如：阿美族的

星·歐拉姆、陳約翰、蔡新明；布農族的阿諾·伊斯巴利達夫；卑南族的曾建次；排灣族的拉夫琅斯·卡拉雲漾；沙阿魯阿鄒族的游仁貴；雅美族的董瑪女；花蓮縣秀林鄉太魯閣族的牧師群等，均是極具實力的族語人才。他們的職業包括牧師、神父、教師、研究人員甚至卡車司機。多數本族人士更獨力蒐集語料，完成艱辛的詞典編輯工作。

在2002-2006年九階族語課本的編輯期間，各族對於詞典編修的需求益加明顯。許多民族過去未曾出現過詞典，詞彙的拼寫、結構、語意、詞類等都缺乏固定的規範，課本的編寫正好提供了研究與討論的機會，編寫人員也開始思索如何編出一部好的教學詞典，以便應用於課堂之上，有人更將課本內容當做詞典編寫的基礎，引用課文當中的詞彙及例句佐證。

曾經出現過族語詞典的編寫組，則在編寫課本之際，同步調查與商榷舊版詞典之中的詞彙，更體認到現代詞彙(例如學校、運動、冰箱、電視等詞彙)的不足，進而針對舊版詞典

的內容進行修訂與增補。這是課本與詞典相輔相成的特殊現象，也證明詞典可以反映語言的社會變化。

政府的規畫與補助

在官方所編輯的詞典方面，行政院原民會自1999年起，對於族語詞典的發展，也投注相當的經費，將族語詞典以研究計畫標案的方式，發包給本族人士以及語言學者編纂。

詞典編纂的規畫與執行可分為兩個時期，分別依據「原住民文化振興六年計畫1999-2004」、「原住民語言振興六年計畫2008-2013」。前期完成的詞典成果報告，共計有阿美語、卑南語、泰雅語、雅美語、卡那卡那富鄒語、沙阿魯阿鄒語等。後期計畫的子計畫為「原住民族語言字詞典編纂計畫」，從2007年起分3階段進行，目標是完成14族16語詞典。未來更將往線上詞典的方向邁進。

截至目前為止，已經完成建置者，計有7語：卡那卡那富鄒語、邵語、賽夏語、布農語、雅美語、阿里山鄒語、太魯閣語。正在進行建置者，計有8語：阿美語、撒奇萊雅語、

魯凱語、卑南語、泰雅語、排灣語、賽德克語、沙阿魯阿鄒語，另有1語噶瑪蘭語尚未進行。這個時期的特色是，詞典的編寫通常是由語言學者與本族人共同合作。對於上述詞典的編輯歷程與建置方式，本刊將提供詳細的訪談與介紹。

另外，行政院原民會也於2008年補助地方縣市政府編纂圖解式族語小詞典，共完成了阿美語（台北縣）、泰雅語（苗栗縣）、阿里山鄒語（嘉義縣）、布農語（台南縣）、沙阿魯阿鄒語（高雄縣）、大武魯凱語（屏東縣）、撒奇萊雅語（花蓮縣）、東魯凱語（台東縣）及宜蘭澤敖利泰雅語（宜蘭縣）等9冊。

神職人員貢獻卓著

對於族語詞典編纂貢獻最為卓著的，是在原住民地區宣教的神職人員，他們努力鑽研族語，長期記錄語料，翻譯族語聖經與聖詩，同時編寫族語語法書和詞典。這些詞典的對照語言包括英語、法語、德語等外語。就質和量而言，成果雖稱不上豐碩，卻留下了珍貴的資產。他們將大半生命奉獻給台灣，編寫詞典的過程也是漫長而艱辛的。

例如：在花蓮玉里宣教的兩



2009年行政院原民會補助宜蘭縣政府出版的《宜蘭澤敖利泰雅族語言圖解式小辭典》。



2006年以後，由於書寫系統規範化，以及九階族語課本陸續編寫完成，各族迫切需要符合教學需求的詞典，詞典編寫與修訂更為蓬勃。

位法國籍神父博利亞（Louis POURRIAS）和潘世光（Maurice POINSOT），自1956年起，為了編纂阿美語詞典，歷經40年的蒐集與整理，利用宣教的機會，進行田野調查，以一卡一單詞慢慢累積，同時參考杜愛民（Antoine DURIS）神父、裴德（Andre BAREIGTS）神父及方敏英（Virginia A. FEY）宣道士所編的阿美語詞典，終於在1997年編成《Dictionnaire Amis-Français》（阿美語-法語詞典），並獲得教育部獎勵母語著作獎。

在本族神職人員方面，卑南族的曾建次神父（天主教花蓮教區輔理主教，原住民首位輔理主教）對於族語的保存不遺餘力。早在1991年出版了附有聖歌本的彌撒經本《Senay za pulalihuwan》，1994年編寫《卑南語母語教材》，1998年編寫《卑南族母語彙錄》，前年（2009年）更獨力編寫出版了《卑南族簡易字典》，收錄3000個單詞和1500個例句。

編寫與出版 跨越時空和語言

族語詞典從編寫、整理到重新出版，歷時最久者，是李壬癸於2003年編輯完成的《English-Favorlang Vocabulary by Naoyoshi

OGAWA》（小川尚義英語-法佛朗語詞典）。這本詞典係荷蘭時代的宣道士哈伯宜（Gilbertus HAPPARTUS）於1650年以荷蘭語編寫的法佛朗語詞典。

之後，英國宣道士麥都思（Walter Henry MEDHURST）發現其稿件，將它整理出來並譯成英語，於1840年在Batavia（今雅加達）出版。1896年，在台灣南部宣教的牧師甘為霖（William CAMPBELL）將這部詞典收入其編輯的英語著作《法佛朗語傳教資料》（The

Articles of Christian Instruction in Favorlang-Formosan, Dutch and English, From Vertrecht's Manuscript of 1650: With Psalmanazar's Dialogue Between a Japanese and a Formosan, and Happart's Favorlang Vocabulary）當中，並以法佛朗語26個羅馬字母排序。其後，日本學者小川尚義重新以英語詞義排序，整理成4冊手稿。然而，1999年才在名古屋南山大學找到其中1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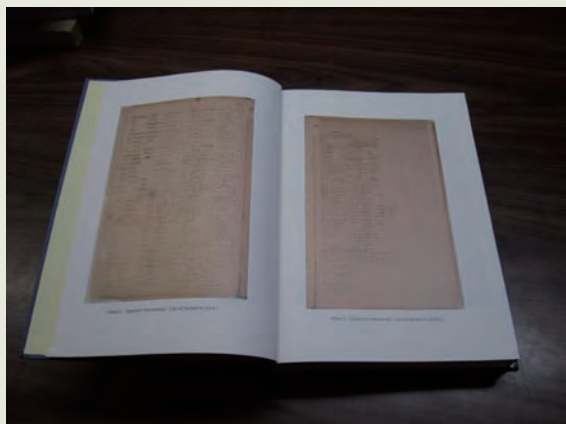
2003年，透過李壬癸與土田滋等學者的台日跨國合作，該冊詞典終於由東京外國語大學亞非語言文化研究所出版，重新以法佛朗語排序及以英語



卑南族的曾建次神父獨力編寫出版的《卑南族簡易字典》，是輕薄短小的口袋書尺寸。



詞典從編寫到出版，往往極為艱辛，經過長期的調查與收集，跨越時空環境，透過不同語言的轉譯，才得以問世。



李壬癸編輯補訂後重新出版的《台灣蕃語彙錄》可見小川尚義的手稿。

排序，兩語可以參照使用。歷經了350年，跨越荷蘭語、英語、日本語等語言，保存當時法佛朗語詞彙的原貌，是這部詞典的特色。

再者，族語詞典若以外國語編寫，也涉及到漢語轉譯的問題。例如：俄國學者聶甫斯基（N.A. Nevskij）於1927年經日本來到台灣，與正就讀台南師範的特富野鄒族青年矢多一生（高一生）從事一個多月的調查，聶甫斯基精通日本語，兩人以日本語溝通。期間共記錄了15個故事（以羅馬字與國際音標記寫），並且收集鄒語語音、語法及詞彙等。聶甫斯基回國後，於1935年由聖彼得堡的蘇聯科學院出版社出版了調查報告，並獲得學術界的高度評價。1981年，莫斯科重新出版這本詞典。幾經輾轉波折，由白嗣宏、李福清（Boris Lyvovich RIFTIN，俄國漢學家）、浦忠成（Pasuya Poiconu，鄒族特富野社人）共同合作翻譯，漢語譯本《台灣鄒族語典》才得以在1993年問世，是為第一本阿里山鄒語詞典。

族語詞典的將來

在詞典之外，早期還曾出現過

以「詞彙表」的方式呈現族語者，例如李方桂（1956）的邵語、李壬癸（1978）的賽夏兩方言詞彙比較表、丁邦新（1978）的卑南語6種方言詞彙比較表、何大安（1978）的排灣語5種方言詞彙比較表、土田滋（1980）的卑南語太平村方言（tamalakaw），這些均是過去語言學者的調查研究成果，對於將來編寫「歷時性」的族語詞典將有所助益。不過，就目前的環境而言，適合老師和學生使用的教學詞典，更受到引領企盼。

詞典需要不斷修訂，方能反映社會需要與時代變遷。一部好的族語詞典，需要更多族人與學者專家的用心投入，加上長時間的研討與反覆淬煉，最重要的是，族語使用者本身的活用，才能與民族語言相得益彰。

族語詞典日後若趨於成熟，因應不同的主題、範圍、需求與使用對象，可能出現更多更細緻的類型，例如：普通詞典和專門詞典、學術詞典和教學詞典、描寫型詞典和規範型詞典、歷時詞典和共時詞典、成人詞典和兒童詞典等。

進一步而言，詞典數位化的建置與經營，在當前的網路時代是亟待努力的趨勢，必須結合資訊科技與語料庫知識，甚至可以發展為多語翻譯的電子詞典，若能如此，對於原住民族語言的保存與復振，必將有深遠的影響。◆



《台灣鄒族語典》，1993年由臺原出版社出版。